藏地军营两诗人

——我眼里的杨星火和柳静

王宗仁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两位军旅诗人对我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有过一生难忘的影响。一位是杨星火，另一位是柳静。他们的诗作都是从青藏高原这块烫热的冻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饱含着浓郁的藏地色彩。认识他们时我是个刚入伍的列兵，他们已经是师团级军官了。文学这盏灯升起在世界屋脊上，照耀到原本陌生人脚下的路，缩短了列兵与校官之间的距离。数十年间，我始终对藏地文学肩负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就因为包括这两位前辈诗人在内的藏族同胞深情地看着我，充满期待。

先说柳静。这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诗人，当时他是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我是汽车兵，在漫长的4000里青藏公路上跑车时，柳静的诗给我们的车轮鼓起了阵阵春风。那种亲切、激动至今回忆起来我心里还热乎乎地烫。今天的人们恐怕很难体会那个年代高原汽车兵承受的巨大寂寞，正是在这当儿，热爱文学的我不断地从报刊上读到了柳静的诗，尤其酷爱他写汽车兵的诗。最难忘那首诗《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背靠北京城；／同驾一台车，／面向西大门。／我们两只手，／劈开多少困难的山；／两双锐利的眼睛，／数过高原上多少灯。／在我们两颗心里，／培养了多少可爱的苗儿；／在我们两副肩上，／担起了多少烈日狂风。／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党要给发奖状，／请在奖状上印座昆仑。”我当时读这首诗的最直接体会是，诗人把一颗自己发烫的心放在冰雪上，让他的诗温暖整个风雪高原。我喜欢至极，把它抄下贴在驾驶室的靠背上，抬头举目可见。开着车想到的就是天安门和亿万祖国人民，豪情满怀，轮飞万里。

1965年，我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了几篇散文，这时已调到总后勤部任文化部长的柳静，给我写了一封信，特别叮嘱：“你一定要努力写高原军人，不努力就会渐渐走向失败。就算是成了名人，也千万不要自满起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是谦虚的。”这种落在纸上的提示，当然是警钟。但它比警钟更耐久。至今我牢记于心。

再说杨星火。大约是1959年初春的一天，我到格尔木《高原快报》社送稿时，意外地看到一位女大尉正在采访几个汽车兵。她边问边记，特别认真。别人告诉我，她就是诗人杨星火。肃然起敬，我读过她的诗集《雪松》，全是写高原军营生活。当时正值平息西藏叛乱的战火纷飞的日子，杨星火下部队采访。我是头一次看到一个女军人肩上扛着金灿灿4颗星的大尉军衔，那种既新鲜又神圣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她听说我是个文学青年，在采访结束后便和我聊了起来。因为心情太紧张，我没有听清她讲了些什么，惟有她给快报编辑部的题词让我记住了几十年：“西藏这块地方有写不完的故事，只要你热爱它，它也会爱上你。”自从见到了杨星火后，我就格外关注她的作品，先后从西藏、青海等地新华书店买到了她的诗集《拉萨的山峰》、《波梦达娃》《西陲繁星》及散文集《雪山杜鹃红》等，这些作品营养着我的人生，拓宽着我的文学视野。2000年6月17日，她从成都给我寄来了她的长篇纪实文学《高路入云端》，并附一信，信上深情万种地写下了她对西藏的炽热感情：“我1998年还上过拉萨，那年73岁。由于心血管有病，医生说啥也不同意我上高原。去了，还是去了。回来后有些头昏，过些日子也康复了。今年春节后，我又头昏了一阵，在床上躺了四十多天，现在有好转。但愿能完全康复，争取再上高原。这种心情你一定会理解。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上西藏，不写西藏，活着有什么用呢？”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几代高原军民用忠诚和赤胆创造的西藏精神！只能有这一种解释。

我接信后立即回信于她，却没有接到回信。几年后她就离开了人世。她悄悄地走了，但是我相信由她作词的那首西藏歌曲，会永远响在祖国大地上：“太阳和月亮有一个妈妈……藏族和汉族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的名字叫中国！”

在国外吃中餐

桑胜月

出国旅游，我很想到当地的西餐馆用餐，见识一下人家的餐饮文化，但跟团旅游，导游多半带你去中餐馆，这是铁定没商量的。

先说在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景区阔大而辉煌，东奔西突地观看之后，双腿酸软，饥肠辘辘，恨不能马上找个饭店坐下。别急，我们像小学生般被老师招呼依次上大巴，点人数，等迟到者，一切无误之后，车轮启动。一条一条街地转悠又转悠。性急的朋友就发起了牢骚：“饿得前胸贴后背啦，市中心就没个饭店？”市中心饭店自然是有的，甚至中餐馆也是有的，然而，那不是我们团的定点饭店，我们的饭店“在那遥远的地方”。发牢骚也会消耗，不如把所乘大巴看成巡游专车，车轮滚动，移步换景，看街头的巍峨雕塑，看金碧辉煌的“洋葱头”教堂，看沿河长蛇阵般斑斓的旅游品摊点……一路呈现了多少丰富的精神餐饮哦，权当远有远的好处吧。

及至进了定点中餐馆，我的眼睛不够用了：从门口的迎宾小姐，到端盘子的招待，居然有好几个俄罗斯美女！听说过国人到俄罗斯打工，俄罗斯美女为国人开的中餐馆打工，我是头一遭遇见！同游者说，这不稀奇，我国东北好几座城市的餐馆都可见到俄罗斯姑娘。呵呵，这是国力博弈的最好见证。秀色可餐的俄罗斯美女提升了中餐的美味。

再说说在法国。那天去凡尔赛宫参观完，自然也累得够呛。女儿一家决定就在凡尔赛镇上觅个餐馆。好，进这爿大气的“皇城”中餐馆吧。餐馆夫妇来自宁波。宁波与上海是近邻，口味相近，很得我心。老乡见老乡，气氛顿时热乎起来。菜，一会儿上了桌。天呀，一片红海洋！放的是辣糊？是番茄沙司？这是宁波菜？！宁波老板见我们不敢下箸，也笑了：“不辣，统统是番茄沙司，味道甜甜的。”我们指出，宁波菜咸的居多，你怎么放那么多番茄沙司啊？老板坐下，细细道出原委：法国人爱吃甜食，我是被逼无奈，为生存只好迁就顾客的口味了。如今弄得四不像，还望包涵。深谙适者生存之道的宁波老板另有奇招——为了留住食客，他先讨好孩子。每有小客人来，他总将预先备好的纸和画笔塞进孩子的手，任孩子随性乱涂乱画，而桌边的大人们吃得定定心心，谈得畅畅快快。这还不算，末了，老板还将孩子的“画作”悬挂在墙上展览，孩子雀跃，大人展颜。意想不到的是，小孩子下次光顾会把在家画好的画带来，自行挂起。“你们来看看我店的画展吧。我店的生意好，也靠了这些洋娃娃。”看着墙上一幅幅稚嫩的画作，我想修正老板的说法：不，你靠的是自己的智慧。

瑞士是个精致而美丽的国家。然而，在那里，中国游客口福与眼福别想兼得。进中餐馆，常常是，饭吃到一半，身后已经涌来了另一拨团队的客人，两队的导游互相点头致意，我团的那位就喊了：“大家吃快点，体谅体谅后来的。”先来的我们速战速决，吃饭变成了打仗。

瑞士中餐馆的菜量大质劣服务态度又差。你看，小伙计左手托一盆，右手拿一盘，匆匆将右手的那盘往桌上一滑，倾覆了小半，汁水滴滴答答，他视若无睹，转身向了邻桌。我众人伸头探看盘中污糟糟的一团，顿时回靠椅背没了胃口。看官，你道在这天堂般的国度吃的是什么菜？啧啧，黄芽菜蛋糊！

植物预测天气拾趣

霍雨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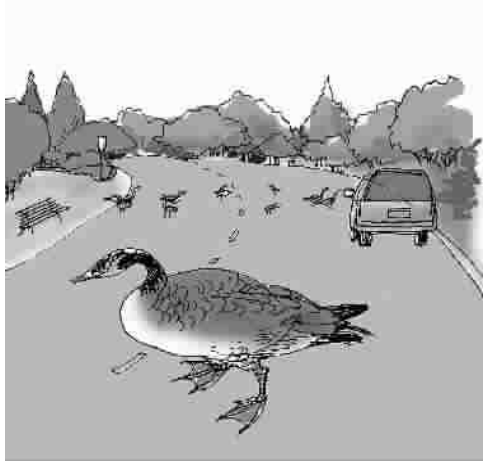
自然界中的植物，在天气变化之前能表现出特有的反应，可以预示冷暖或晴雨。

夏季里，如果发现柳叶变成白色，这就预兆着阴雨天气将会来临。其实，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并非柳叶变白，而是柳叶在阴雨天前，会全部反转过来，而柳叶的反面是浅绿色的，表面还带一层“白霜”。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在夏秋时节的阴雨前后，观察、验证一番。

通常，南瓜藤的顶端都是向下面缓缓趋前生长的，但是，倘若在夏季的早晨，发现南瓜藤的顶端普遍朝上，则预示着天气将由晴转雨。反之，若在阴雨天气里发现南瓜藤的顶端普遍朝下，则预示着天气将要转晴。

我国南方有一种植物叫桃竹，它每年都要长笋子。当笋子长在母竹中间时（俗称为“娘抱崽”），就预兆着当年的冬天比较冷；反之，当笋子长在母竹的外围时（俗称为“崽抱娘”），则预示着当年的冬天比较暖和。

含羞草是很奇妙的：你碰它一下，它的叶子会合拢起来，又垂下去，像害羞似的。这其中，因为“害羞”的程度不一样，预示的天气也不一样：如果被触动的含羞草，叶子很快合拢、下垂，之后，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原态，则说明天气将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反之，叶子受触后收缩缓慢、下垂迟缓，或叶子稍一闭后即张开，则预示着风雨即将来临。



温哥华漫笔·野天鹅闲庭信步 天呈

在伊丽莎白公园里，一群野天鹅悠闲自得地漫步横穿马路，汽车在它们面前也停了下来，让它们慢慢通过。

今宵灯谜

朱彬华

爱演梁山“鼓上蚤”

（四字祝贺词）

昨日谜面：“小红帽”上岗

（四字电信用语）

谜底：推送服务

如此“浪漫”不可取

张倩

最近我发现，身边不少年轻人在网上预购活体蝴蝶，待举行婚礼一起放飞，以此为婚礼带来一些浪漫。可蝴蝶只有短短两周寿命，从野外捉进小小瓶中，改变其生存环境，再经长途运输，待辗转到自己手上时，难免不死掉几成。网友称这种做法是『残忍的浪漫』。

小小蝴蝶生于大自然，其美丽给乡村带来几分诗情画意，可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难以出现这样的景致，而久居城市的不少年轻人又热衷于这种浪漫。于是，一些商家抓住年轻人的这种心理，在网上大肆兜售蝴蝶。去年南京弘阳广场打出『七夕万只蝴蝶空降』招牌，从云南空运一万只蝴蝶，结果事与愿违，蝴蝶不适应新环境而大部分死去，引来网友和当地市民的一片指责声；最近，青岛又不惜斥巨资从广西引进一万多只蝴蝶，仅仅展览了三天，就死亡过半。

每种生物都有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真正喜欢蝴蝶，就应该尊重它们的生活习性，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在栖息地飞翔；要欣赏由蝴蝶所营造的浪漫景致，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走进大自然。这种残忍地扼杀其生命，哪还有什么诗意和浪漫可言。

灯花

《七色肖像》爵士乐

福华

为名画配上一首乐曲，边听音乐边赏画，一定会更有意思。爵士乐作曲家特德·纳什创作的唱片集《七色肖像》对此作了尝试。这项尝试是应纽约林肯中心爵士乐艺术导演温特·马萨利斯的请求而进行的。马萨利斯要求纳什针对爵士乐框架形成时期100年内的七位著名画家的作品，创作一盘时间大约一个小时的爵士乐唱片集，每首乐曲的名称采用画家的名字。纽约林肯中心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纳什提供了收集和研究画作的机会，所创作的乐曲则由林肯中心的爵士乐队演奏，而纳什也是这个乐队的一名成员。

唱片集的第一首是关于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的。他的大型油画《百合花》，近看，它只是一笔笔画刷、一块块织物和一团团色彩；远看，则各种元素的组合代表了柔和的百合花。纳什创作的爵士乐体现了莫奈画作的风格，近听，可分辨出各单独的乐器；远听，各种乐器组成了一首和谐的曲子。

唱片集的第二首是关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利多·达利的。纳什创作的爵士乐主要基于达利的画作《记忆暂留》，乐曲采用了分层的声音，创造了一种不寻常的时间选择。

唱片集的第三首是关于法国画家马蒂斯的。他的作品《舞者》是5个精神饱满的女子围着一个圆圈跳舞，纳什创作的爵士乐则采用音符的跳跃来表现画作中人物的愉快欢乐的心情。

唱片集的第四首是关于著名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的。《亚西农的少女》这幅代表作颠覆了艺术作品的传统价值，永久地改变了现代艺术。纳什创作的爵士乐是以《亚西农的少女》为版本，通过四度和音（例如四个音弦）来探索立体派画作。这首乐曲包括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着重探索毕加索的浪漫和对女性的爱，后半部分着重毕加索作品的感情效果。

唱片集的第五首是关于德国画家文森特·梵高的。1889年的代表作《明亮的夜晚》是特别影响他一生的，纳什创作的爵士乐通过萨克斯风来体现梵高的悲哀和挣扎。

唱片集的第六首是关于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纳什创作的爵士乐特别注意表达夏加尔与其家庭及东欧文化的联系，音乐声如同将人们带进他在俄国的邻居、街道、村夫、奶牛和农舍。

唱片集的第七首是关于美国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波洛克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纳什创作的爵士乐通过声音的大小、强弱和自由跳动来复制波洛克的创作理念。

我与评弹的结缘

刘士杰

七夕会 赏心乐事

我与评弹的结缘，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当我还是牙牙学语的婴孩时，书迷（评弹迷）的父亲就经常抱着我去书场听书。那时，吸引我的不是台上评弹演员的说唱，而是坐在父亲怀中，可以享用美味的零食。长大后，我对评弹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乃至着迷，跟父亲一样，也成了书迷。除了经常从收音机中听评弹外，我还买票去书场听书。每当走进书场，听着书场播放的优美动听的弹词开篇时，就觉得是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

读高中时，班上爱好评弹的同学很多，和我同桌的同学名叫秦玉明，他的父亲是著名的评弹艺人秦纪文。因为这层关系，我经常去他家，也使我第一次和书台下的评弹艺人交往。

后来，我进了复旦大学，很荣幸地当上戏曲团团长。

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我回上海，去玉明家，拜望秦纪文先生。秦纪文先生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是具体政策尚未落实。他托我将一封信和一盘他唱的弹词录音带带给老首长陈云同志。开始我觉得不可能办到，继而我灵机一动，我们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是黄克诚同志的夫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第一书记就是陈云同志。只要我把信和录音带交给唐棣华同志，就可以转给陈云同志了。于是，我就来到位于南池子口的黄克诚同志的府邸，见到了正含饴弄孙的唐棣华同志。我说明来意，她接过信和录音带，笑着说：“陈云同志喜欢评弹，你交到我手里，就等于交给陈云同志了。”

此后不久，秦纪文先生所在的单位新长征评弹团就给他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工资。中国曲艺家协会还派人专程赶到上海，协助他整理出版长篇弹词《华丽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他在电台演播长篇弹词《华丽缘》。

评弹用苏州话说唱，由于方言的局限，只能流行于苏、浙、沪一带。以前，在北京几十年，无法听到评弹，为数不多的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成了我们这些北京书迷的盛大的节日。每次回上海，总要买许多评弹的光盘回来，津津有味地欣赏。现在好了，在北京也能收看到上海七彩戏剧频道的电视节目，这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无疑是个福音。我们可以收看到评弹和其他南方戏曲节目。更使我高兴的是，在北京有了评弹票房。在北京的爱好评弹的朋友自发组织了“北京评弹之友”票房，每月活动一次。地点在苏州人开的“乐石咖啡馆”里，中午供应苏式盖浇汤面。听着丝弦叮咚、吴语软侬，一时竟错以为置身姑苏。票房内票友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达到专业水平，有的还处于初学阶段。可是无论水平高下，都可以上台表演。唱得好的，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并要求再来一个；唱得差的，也会获得鼓励的掌声。在这样和谐的集体里，人人感到其乐融融。

夜光杯